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戴望舒

散文 诗歌

全集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
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
着愁怨的姑娘。……她飘过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
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戴望舒

散文 诗歌

全集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
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
着愁怨的姑娘。……她飘过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
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责任编辑/智 龚

封面设计/梁显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望舒/张烨主编.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9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ISBN 7-80096-686-0

I. 戴…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826 号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戴望舒散文 诗歌全集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034)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6470 千字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本 280 印张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套

ISBN 7-80096-686-0/H·14

定价: 1970.00 元

前 言

蘇聯版 (1995—1999) 時代共 1 篇及甘恩第 1 期——蘇聯版 (1995—1999) 時代共 1 篇及甘恩第 1 期

南雨中小巷的抒情中，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青年的压抑心情，受到人们的注意。当它在《小说月刊》发表时，叶圣陶赞许作者“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第二阶段的创作包括《我的记忆》集内《我的记忆》一辑、《望舒草》的全部以及《灾难的岁月》集的前几首。此时他较多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耶麦、保尔福尔等人的影响，本人经过创作实践，也对诗歌艺术建立了自己的见地。诗集《望舒草》中的《诗论零札》反映了他此时对诗歌的理解。如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即不同于他第一阶段的创作，不同于魏尔兰，而接近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观念；又如对待韵律和形式，他反对“削足适履”或“选择鞋子”，而主张“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即强调独创。总之，戴望舒这一阶段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他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使他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派”（指主要以《现代》月刊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并形成了相近的艺术倾向的一部分诗人）的代表，较早就在中国出现的象征派诗歌创作从神秘难懂到此时的为人理解或欣赏，有他的重要功绩。但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等都还有较明显的局限。一些论者，包括他的友人，曾指出其作品中“消极”、“狭窄”、“幻灭”、“陶醉”等因素。这既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一些有才智的青年的个人不幸、徘徊和忧郁，也显现出他较明显的受到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创作，指《灾难的岁月》集里的大部分。抗战开始后，他的诗歌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1939年《元旦祝福》一诗祝福祖国和人民，渴望自由解放。1941年在日寇监狱中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对祖国的解放区怀着深情。现在见到的最后一首诗《偶成》，对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呼唤着“生命的春天重到”，“象花一样重开”。第三个阶段创作的发展，反映了一个正直的、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作为一个文学大师，戴望舒文艺实践的领域是宽阔的。他不仅创作诗歌，而且写散文、论文等，研究、论述的范围不仅有大量外国文学，而且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同时，还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来介绍外国文学。此次编辑出版的《戴望舒散文诗歌全集》收录了他生前创作的散文、诗歌及部分由他翻译的外国诗歌。其诗歌大都意境朦胧，文字纤丽，散文也不乏诗人的激情和学者的严谨。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喜爱戴望舒作品的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本书编委会

2001.8

目 录

散文卷

夜 莺	(1)
我的旅伴	(2)
鲍尔陀一日	(5)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8)
西班牙的铁路	(11)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15)
巴黎的书摊	(20)
都德的一个故居	(24)
记马德里的书市	(27)
山居杂缀	(30)
失去的园子	(32)
再生的波兰	(33)
香港的旧书市	(35)
致曾孟朴	(37)
《鹅妈妈的故事》序引	(40)
致林蕴清	(43)
《西哈诺》译文商酌	(44)
匈牙利的“普洛派”作家	(46)
徐译《女优泰倚思》匡谬	(47)
苏联文坛的风波	(55)
英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56)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	(57)
《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译本小引	(58)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译后记	(59)
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60)
一点意见	(66)
“文新”第一周年的话	(67)
阿耶拉	(68)
《二个皮匠》译者题记	(69)

目 录

《铁甲车》译序·····	(71)
望舒诗论·····	(72)
法国通信·····	(73)
西班牙近代小说概观·····	(76)
梅里美小传·····	(83)
《紫恋》译后记·····	(88)
保尔·蒲尔惹评传·····	(90)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94)
关于国防诗歌·····	(98)
《从苏联回来》题记·····	(100)
《现代土耳其政治》编者赘语·····	(101)
《星座》创刊小言·····	(102)
读者、作者与编者·····	(103)
《俗文学》编者致语·····	(104)
跋《山城雨景》·····	(105)
诗论零札·····	(106)
诗人梵乐希逝世·····	(108)
悼杜莱塞·····	(111)
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113)
小说与自然·····	(116)

诗歌卷

创 作

御街行·····	(119)
夜 坐·····	(119)
夕阳下·····	(119)
寒风中闻雀声·····	(120)
自家伤感·····	(121)
生 涯·····	(122)
流浪人的夜歌·····	(123)
Fragments·····	(123)
凝泪出门·····	(124)
可 知·····	(125)

目 录

静 夜	(126)
山 行	(126)
残花的泪	(127)
十四行	(128)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129)
回了心儿吧	(130)
Spleen	(131)
残叶之歌	(131)
Mandoline	(133)
雨 巷	(133)
断 指	(135)
古神祠前	(137)
我底记忆	(138)
路上的小语	(140)
林下的小语	(140)
夜 是	(141)
独自的时候	(142)
秋 天	(143)
对于天的怀乡病	(144)
印 象	(145)
到我这里来	(146)
祭 日	(146)
烦 忧	(148)
百合子	(148)
流 水	(149)
我们的小母亲	(150)
八重子	(151)
梦都子	(152)
我的素描	(153)
单恋者	(154)
老之将至	(155)
秋天的梦	(156)
前 夜	(157)
我的恋人	(157)
村 姑	(158)
昨 晚	(159)

目 录

野 宴	(161)
三顶礼	(161)
二 月	(162)
小 病	(163)
款 步 (一)	(164)
款 步 (二)	(164)
过 时	(165)
有 赠	(166)
游子谣	(166)
秋 蝇	(167)
夜行者	(168)
微 辞	(169)
妾薄命	(170)
少年行	(170)
旅 思	(171)
不 寐	(172)
深闭的园子	(172)
灯	(173)
寻梦者	(174)
乐园鸟	(175)
见勿忘我花	(176)
微 笑	(177)
霜 花	(178)
古意答客问	(178)
灯	(179)
秋夜思	(180)
小 曲	(181)
赠克木	(182)
眼	(183)
夜 蛾	(185)
寂 寞	(186)
我思想	(187)
元日祝福	(187)
白蝴蝶	(187)
狼和羔羊 (寓言诗)	(188)
生产的山 (寓言诗)	(190)

目 录

致萤火	(190)
抗日民谣 (四首)	(192)
狱中题壁	(193)
我用残损的手掌	(193)
心 愿	(195)
等 待 (一)	(196)
等 待 (二)	(196)
过旧居 (初稿)	(198)
过旧居	(198)
断 章	(201)
永长女	(201)
在天晴了的时候	(203)
赠 内	(204)
萧红墓畔口占	(205)
口 号	(205)
断 篇	(206)
偶 成	(206)
无 题	(207)
法文诗六章	(207)

译 作

道生诗集	(215)
自题卷首	(215)
冠 冕	(215)
(一) 诗集	(216)
永久虔诚的女尼	(216)
Villanelle 咏落日	(218)
我的情人四月	(219)
Ad Domnulam Suam	(219)
Amor Umbratilis	(220)
Amor Profanus	(221)
勃列达尼的伊凤	(223)
Benedictio Domini	(224)
生 长	(225)

目 录

Ad Manus Puellae	(226)
Flos Lunae	(227)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228)
Vanitas	(229)
流 离	(230)
烦 怨	(231)
O Mors! quam amara est memoria tua homini pacem habenti in substantiis suis	(232)
要是你曾相待	(233)
四月之爱	(234)
徒劳的希望	(235)
徒劳的决意	(236)
安灵曲	(237)
Beata Solitudo	(238)
Terre Promise	(239)
秋 光	(240)
In Tempore Senectutis	(241)
Villanelle 咏情妇之宝藏	(242)
灰濛之夜	(243)
幽 暮	(243)
幽暗之花园	(244)
Soli cantare periti Arcades	(245)
友人生子作	(246)
终数礼	(246)
Amantium Irae	(247)
Impenitentia Ultima	(249)
辞 别	(250)
Sapientia Lunae	(250)
请你暂敛笑容, 稍感悲哀	(251)
Seraphita	(253)
诗 铭	(253)
Quid non speremus, Amantes?	(254)
Chanson sans Paroles	(255)
(二) 装饰集	(256)
超 越	(256)
死 孩	(257)
加都仙僧人	(258)

目 录

三个女巫	(260)
Villanelle 咏诗人之路	(261)
Villanelle 咏黄泉	(262)
圣裘门恩莱	(263)
致情妇	(263)
Jadis	(264)
海 变	(265)
残 滓	(266)
短 歌	(266)
勃列达尼的下午	(267)
Venite Descendamus	(268)
转 变	(269)
交 换	(270)
致作愚问之女子	(270)
Rondeau	(271)
Moritura	(272)
Libera Me	(273)
致已失去之爱人	(274)
智 慧	(274)
在春天	(275)
最后的话	(276)
西莱纳集	(276)
发	(276)
山 楂	(278)
冬 青	(279)
雾	(280)
雪	(281)
死 叶	(282)
河	(283)
果树园	(285)
园 子	(286)
磨 坊	(287)
教 堂	(289)

目 录

洛尔迦诗抄	(291)
诗篇 (1918—1921) 二首	(291)
海水谣	(291)
小广场谣	(292)
歌集 (1921—1924) 十四首	(295)
木马栏	(295)
猎 人	(296)
塞维拉小曲	(297)
海 螺	(298)
风 景	(298)
骑士歌	(299)
树呀树	(300)
冶游郎	(301)
小夜曲	(302)
哑孩子	(303)
婚 约	(303)
最初的愿望小曲	(304)
水呀你到哪儿去	(305)
两个水手在岸上	(306)
深歌诗集 (1921) 三首	(307)
三河小谣	(307)
村 庄	(308)
吉他琴	(309)
吉卜赛谣曲集 (1924—1927) 六首	(310)
梦游人谣	(310)
不贞之妇	(313)
安东尼妥·艾尔·冈波里奥在塞维拉街上被捕	(315)
安东尼妥·艾尔·同波里奥之死	(317)
西班牙宪警谣	(319)
圣女欧拉丽亚的殉道	(324)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 (1935) 一首	(327)
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	(327)
杂诗歌集	(335)
安达路西亚水手的夜曲	(335)
短 歌	(337)
蔷薇小曲	(338)

目 录

恋爱的风	(339)
小小的死亡之歌	(339)
呜 咽	(341)
西班牙抗战谣曲选	(341)
保卫马德里	R·阿尔倍统 (341)
保卫加达鲁涅	R·阿尔倍谛 (343)
无名的民军	V·阿莱桑德雷 (345)
就义者	V·阿莱桑德雷 (347)
霍赛·高隆	阿尔陀拉季雷 (352)
橄榄树林	A·B·洛格罗纽 (354)
山间的寒冷	贝德雷 (355)
流亡之群	A·S·柏拉哈 (357)
摩尔逃兵	A·G·鲁格 (359)
流亡人谣	泊拉陀思 (360)
当代的男子	维 牙 (362)

夜 莺

在神秘的银月的光辉中，树叶儿唧唧地似在私语，绊绊地似在潜行；这时候的世界，好似一个不能解答的谜语，处处都含着幽奇和神秘的意味。

有一只可爱的夜莺在密荫深处高啭，一时那林中充满了她婉转的歌声。

我们慢慢地走到饶有诗意的树荫下来，悠然听了会鸟声，望了会月色。我们同时说：“多美丽的诗境！”于是我们便坐下来谈夜莺的故事。

“你听她的歌声是多悲凉！”我的一位朋友先说了，“她是那伟大的太阳的使女：每天在日暮的时候，她看见日儿的残光现着惨红的颜色，一丝丝的向辽远的西方消逝了，悲思便充满了她幽微的心窝，所以她要整夜的悲啼着……”

“这是不对的，”还有位朋友说，“夜莺实是月儿的爱人：你可不听见她的情歌是怎样地缠绵？她赞美着月儿，月儿便用清辉将她拥抱着。从她的歌声，你可听不出她灵魂是沉醉着？”

我们正想再听一会夜莺的啼声，想要她启示我们的怀疑，但是她拍着翅儿飞去了，却将神秘作为她的礼物留给我们。

《瓔珞》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三月

我的旅伴

——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从法国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总取两条道路：一条是经东北的蒲港（Port-Bou），一条是经西北的伊隆（Irún）。从里昂出发，比较是经由蒲港的那条路近一点，可是，因为可以经过法国第四大城鲍尔陀（Bordeaux），可以穿过“平静而美丽”的伐斯各尼亚（Vasconia），可以到蒲尔哥斯（Burgos）去瞻览世界闻名的大伽蓝，可以到伐略道里兹（Valladolid）去寻访赛尔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绅士的”阿维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远，取了从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条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带着简单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贝拉式车站。择定了车厢，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位子之后，开车的时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罗大刚一人，颇有点冷清清的气象，可是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并不使我起什么怅惘之思，而况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在我梦想中已变成那样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着我。因此，旅客们的喧骚声，开车的哨子声，汽笛声，车轮徐徐的转动声，大刚的清爽的 Bon voyage 声，在我听来便好像是一阕快乐的前奏曲了。

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动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车窗外的风景转着圈子，展开去，像是一轴无尽的山水长卷：苍茫的云树，青翠的牧场，起伏的山峦，绵亘的耕地，这些都在我眼前飘忽过去，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地，一个小站，两个小站过去了，而我却还在窗前伫立着，出着神，一直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

一个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车厢中响着，好像是要孩的啼声，又好像是妇女的哭声。它从我的脚边发出来；接着，又有什么东西踏在我脚上。我惊奇地回头过去：四张微笑着的脸儿。我向我的脚边望去：一只黄色的小狗。于是我离开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这使你惊奇吗，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接着便像一个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对我说起来：“我们在河沿上鸟铺前经过，于是这个小东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说它可爱吗，这头小狗？我呢，我还是喜欢猫。哦，猫！它只有两个礼拜呢，这小东西。我们还为它买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说，先生，这可不是自讨麻烦吗？——嘟嘟，别那么乱嚷乱跑！——它可弄脏了你的鞋子吗，先生？”

“没有，先生，”我说，“倒是很好玩的呢，这只小狗。”

“可不是吗？我说人人见了它会欢喜的，”我隔座的女人说，“而且人们会觉得不寂寞一点。”

是的，不寂寞。这头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锐的唤声充满了这在辘辘的车轮声中摇荡里的小小的车厢，像利刃一般地刺到我耳中。

这时，这一对夫妇忙着照顾他们新买来的小狗，给它预备牛奶，我们刚才开始的对话，便因而中止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便去观察一下我的旅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养着一撮小胡子，胖胖的脸儿发着红光，好像刚喝过了酒，额上有几条皱纹，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个少年人。灰色条纹的裤子。上衣因为车厢中闷热已脱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 Lacoste 式丝衬衫。从他的音调中，可以听出他是马赛人或都隆一带的人。他的言语服饰举止，都显露出他是一个小 rentier，一个十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者。坐在他右手的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染成金黄色的棕色的头发，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着发黄色的胭脂的颊儿，染成红色的指甲，葵黄色的衫子，鳄鱼皮的鞋子。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曾经美丽过，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发胖起来，衰老下去，她还没有忘记了她的爱装饰的老习惯。依然还保持着她的往日的是她的腿胫。在栗色的丝袜下，它们描着圆润的轮廓。

坐在我对面的胖子有四十多岁，脸儿很红润，胡须剃得光光的，满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脱去了，使劲地用一份报纸当扇子挥摇着。在他的脚边，放着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约在上车后已喝过了。他头上的搁篮上，又是两瓶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这种葡萄酒的作用。从他的神气看来，我猜想是开铺子的（后来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证明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自从我离开窗口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大约还没有到时候。恐怕一开口就不会停。

坐在这位胖先生旁边，缩在一隅，好像想避开别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别人的注意似的，是一个不算难看的二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儿发呆，好像流过眼泪的有点红肿的眼睛，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她也没有带什么行李，大约只作一个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车的。

在我把我的同车厢中的人观察了一遍之后，那位有点发胖的太太已经把她的小狗喂过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现在已不呜呜地叫唤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别人地说。

“呃，这是‘新地’种，”坐在我对面的胖先生开始发言了，“你别瞧它现在那么安静，以后它脾气就会坏的，变得很凶。你们将来瞧着吧，在十六七个月之后。呃，你们住在乡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静的地方吗？”

“为什么？”两夫妇同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这是‘新地’种，是看家的好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它会很快地长大起来，长得高高的，它的耳朵，也渐渐地会拖得更长，垂下去。它会变得很凶猛。在夜里，你们把它放在门口，你们便可以敞开了大门高枕无忧地睡觉。”